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樓集卷十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熊燀

雪樓集卷十二

元 程文海 撰

記

漢川縣學記

九澤既陂雲土夢作乂然後其地始有人漢川其域也土負水長人之歸者以佃以漁耳有能興俎豆之事視之當如卿雲景星固不易遇也予嘗行春斯邑焉顧謂邑教李國珍曰庠序不飭不興如政教何乃示以宫墻

之制俾與邑吏謀新之士寡而吏媮莫尸其事大德十一年邑令鄭國惠君來士誦前言令慨然率邑教李孝純相與徙舊廟為講堂而作新廟至大元年秋庀役二年春禮殿成深四十二尺廣加四尺崇殺十尺廡列四齋中敞戟門庖庫内備繚以尺垣三千立櫺星門以出為工萬餘穀石六百緡楮四萬有奇皆取諸儒與富而賢者然邑儒之籍户九耳是誠不易矣甫成而予以使復來武昌孝純國珍率諸生來言曰今之庠公之教也

令之功也不可不識敢告予語之曰邑於民最親教於民最急學校若無與而實功也且璽書相望下勸敢有弗欽聲教與土同敷訖于四海其可自鄙令爾令長士民務所當先宜矣美矣然立教之基為學之地又有在也令長士民盍亦分任其事乎治化學業之成視棟宇之成孰愈歸而見賢令長士民試以斯言告之且識不忘焉令名政字舜卿董役者直學曹謂知書張至道林文瑛

黄龍佛殿記

武昌黄龍大比丘容印圓照長老作禮於白雪道人曰我佛如來有大福德善知識是名静山居士常現宰官身于我佛如來道場護持恭敬能捨難捨莊嚴種種以為供養願報國恩爾時持地菩薩心生讃歎顯大神力於寶坊中湧出白金布施我佛如來常住十方諸善男子善女人聞是因緣悉發皈依三寶正智無有愛惱是故我今志心增廣莊嚴我佛如來寶殿如大梵天宫於

中供養現世無量壽佛寶座祝願讚嘆我今思惟云何
我報恩大招提希有功德悉得圓滿佛事熾然我今發
回向心一如居士所願乃至居士及諸大善知識乃至
過去現在未來衆生乘此功德因緣悉得安穩快樂佛
法住世亦復如是世世生生無有變壞諸苦我今禮請
願留一言亦復堅固如是道人曰善哉善哉長老成就
一切種種功德甚深微妙又不自貢高懽喜回向實為
希有我於經藏樓閣堂房已曾授記今圓明寶殿欲就

我又復來我應與佛有緣我今亦發大回向心資報國恩一如居士如長老所願同心祝讃無有退轉我今為汝說四句偈言我佛無所住亦無無所不住無生滅增減是名大道場道人說是偈已十方三寶四衆懽喜證明如我所說刻石奉行時至大二年某月某日

武昌路觀音閣記

人非水火不生活及其為患也或使人不能生沙羨為郡地窪風悍居者不免水火患水防矣猶厄於火至元

二十七年長民者以父老之言搆重屋於市中祀白衣大士而禜焉具頃嘗詢諏於斯當其為患儆庀或無虛夕而救至輒息父老語予曰此大士之力也至大二年秋復以使事來則屋加崇而又廣望之崢嶸槃絢埶如中天之臺予留數月融風罕作父老又曰此官之賜也問之則曰先屋敝矣行省郎中上稟下承力興是役自上宰以降若僚屬若郡邑若士民咸欣贊其為今鬱攸之變益少非賜而何遂請為之記予讀春秋凡火非人

所致者皆書曰災獨哀公二年五月魯司鐸火延及桓僖二宫則亦書曰災寧非以守先君之廟祧而備豫不嚴若此欲直書之則非為魯諱之義故寧曲筆遷就之耶傳者不知乃矯聖言誣天意且宋鄭嘗災矣其有司或先事而備或事過而防觀其設施纖悉具備然後命禳于玄冥回禄用馬于四鄘祀盤庚命四鄉敬享大為社祓禳于四方然則禦災捍患之道自有次第先後也歟丞相達爾罕公之在沙羨也别籍役徒千專以待塗

徹縣鐘於高堠望所起節鐘號名之故甫起救輙至今
禜祈之地又益嚴則夫先後旬宣於斯者咸致心民事
若此是誠不可不記也雖然甍棟之比如櫛倘徒徼神
倖怙官賜而積薪不徙突決晏如一旦變生所忽則雖
化身千百億身各具手目千猶恐倉卒救有不逮然則
人所當盡者固有在也可不慎哉父老其惟時教告之
遂俾刻為記省宰故丞相額森布哈平章曰程鵬飛曰
呼喇美曰格濟格右丞曰斡魯參政曰伊巴喇忻郎中

曰王柔曰必都喇卜丹員外郎曰托里曰沙木斯迪音都事魏弼郭時可張德榮喬憲而尸其事者即中布達實哩也

球山白雲禪寺修造記

大雄氏之宫布天下得地者什六七得人者什二三西江之西之山之宫仰為大球次之毬為近故予知毬為多昔毬之興也葢有記之者矣故予獨記雲住師之能熾焉自住之住是山也於今八年矣一年而僧堂改觀二年而宫殿塗塈丹艧莊嚴像設供養之工畢舉三年

作下院於撫州又作於金溪縣四年鑿山為園蓺桑蓺桐蓺茶凡四千五年宰堵波小大之屋皆完新以其餘力復取化城洲地六年又鑿山種柳株餘二萬役水舂磑而屋幬之七年架萬歲閣八年閣成設飾咸具刻畫肖像萬身刱二庫以豐財八年之間無日不事無事不有功然後祝堯之廷布金之地始淵麗廓大崇桀輝赫居者過者無不生懽喜贊歎瞻仰尊敬心曰住真善住者住曰未哉明年吾新香積矣又明年吾又新西堂矣

明年明年無量吾事亦無量於是山中之人皆驚且服
願記其事夫佛之道非假宫室以為殊勝也非資田園
以為贍博也然以人而學佛之學則非人莫能為者毋
亦宜先為之乎且佛固人也彼為刻躬闗性無暇於此
今學焉者既未能學其為又不為人之為則子於斯也
誠有不能名之者矣今疎之懺也得人之效也記之而
使繼之者繼之其所謂無量無量者非耶住番人也器
資尚書之胄也楚山上人之法子也大德六年山寂疎

無人跡衆枚卜十人於佛住獨吉再卜住又吉乃以上聞錫之璽書而為跡主遂自徑山來歸歸而以潔身自誓於佛然則佛固許之且復訊之矣住葢能於無所住而生其心者耶然則跡之熾也奚足為住言哉至大四年二月八日記

承慶堂記

上即位之明年改元皇慶懋官延賞澤流八荒百官七品以上序榮先世有勲勞於國而子孫官未至者錫異

恩若寶源庫提舉渾源孫君諧之祖考是已三月制贈曾大父中奉大夫武備院使護軍謚忠惠大父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謚正憲父正奉大夫大司農上護軍謚文莊爵皆神川郡公其配皆郡夫人諧既拜命白於廟集賢司直趙君克敬為作隸書名其堂曰承慶以侈上賜冬十有一月介趙君謁文於予按孫氏之先始以函人受知太祖從軍征討得名位子繼孫承皆能著勞績致大官為時名臣所至以保生靈樹風節為已任

故世稱勲臣之家必曰孫氏慶之源遠矣夫人之於其世也孰不欲光前而裕後而天之於人也善惡災祥之感曾不少爽若李英公輩依乘風雲勒功帝籍臨終惓惓焉戒其子弟為門户計不再世而家覆族夷及觀其起家乃從羣盜人之所以遺其後者固自有本末哉善惡之積子孫之賢不肖隨之形脩者影長聲大者響振若孫氏者其庶幾乎積之者既善而所以承之者亦不惡初諧提點利器庫時喪制未行也丁父艱去官泣血

三年服除尚書省建又不願仕於是投閒者七年乃拜今職嗚呼人亦孰不欲富貴哉其所存若此得不謂之賢乎孫氏自忠惠以來把麾持節聯圭疊組赫然照人而未始一日舍先業又足以覿其所承者矣孟子曰函人惟恐傷人矢人惟恐不傷人故擇術不可不慎也推是心也以往何所不用其厚使孫氏之子孫常若忠惠正憲文莊之世則斯堂也其慶可既乎爲哉其承之諧字和伯其弟凡子姪皆孝友克世其家云

昇平橋記

臨筠之交鵠山之陽梁於灝江之上曰昇平橋灝迅急歲輒壞至大元年春里長者黄君應瑞相橋下流勢少殺謀遷之易族子田以立其址買晏氏山以礱其石更為石橋掘地丈餘得故橋株十數石佛像十有三乃故橋所也心獨喜經始於是年四月二十有六日落成於明年三月八日脩丈十廣去其七高如廣之數上為屋七楹工凡六千五百貫緡萬五千有奇又為菴其涯以

祠石佛廩道者守之配鄒出簪珥以相焉橋成之日行者歌休者誦煙峯流泉獻狀增勝皇慶二年其諸孫允武來京師謁記曰此鄉民之志也且言君平生好義嘗於上高之境為二橋曰新曰大滸又鑿新喻檀嶺道數里作舍道傍以便蒙山之役者若此甚衆余觀萬金之貲世常有之不拔一毛利天下嘐嘐曰我為善我為善不過諂土偶實巫覡求福田而已他弗知也黄其庶乎昔有結茅度蟻奪高第者黄所濟多矣黄固涪翁之苗

裔也盛德之門又浚以益之其大也必矣君年八十餘耳目聰明齒髮不衰子若孫皆謹愿篤學未必非其報嗚呼此亦鄉人之言也君何心焉書畀允武歸刻於橋之上君字國祥人即其居號之曰曉山老人云正月日記

致樂堂記

周之族盛於番咸淳進士名垕者其族之賢者也與廬陵劉會孟廣信李明通同登丞相江文清公之門有名

皇有江南授同知廣州事不赴子應極字南翁又賢弱冠失怙事母孝謹宦遊四方乃心罔不在膝下大德丁未待制翰林事上於春宮詔許迎養且敕有司禮遣明年奉母至京師又明年侍皇子說書月廩餼其家還集賢司直於是集賢大學士郭君名其堂曰致樂來謁余記之夫為臣子之道忠與孝而已耳人有常言忠孝不可兩全余則曰忠孝無二道也今天子以孝理天下推錫類之仁使子事其君得兼養其親上之賜大矣而親

之樂奚而致也毋豈不曰吾之子所以致養於我者上之賜也可不盡忠乎忠以報於上者毋之所以樂也食焉而怠其事謂之養且不可況可致其樂耶忠之道何盡心焉耳矣必事其君能致其身必事其親能竭其力必恭於兄友于弟信於朋友居上而不驕為下而不悖仰不愧俯不怍而後可以言忠忠之道備而後可以致其親之樂樂則孝在其中矣故孝者必忠忠者必孝忠孝之道非有二也南翁勉乎哉不然傳有之雖日用三

牲之養猶為不孝也以子之賢且材如此何所不厎吾猶云云爾者此天子之望其臣母之望其子賢者之望其友之意也南翁勉乎哉皇慶二年二月日記

遺音堂記

皇慶二年春正月八日余過左司唐古公之廬環堵蕭然有梅花一樹鳴琴在牀左圖右書余驚焉促席與余言曰古人之所以為古人者何絶人遠甚遺言遺行具在可效可師而卒莫之由何哉豈今不古若耶吾行古

之道亦古人已而必曰古之人古之人乎哉余益驚焉他日出遺音堂三大字示余曰吾以此名左丞野雲廉公之堂且為書之羣賢見之歌詠君其記諸余曰余何言哉公前與余言而忘之耶此遺音之說也夫音者出於虛入於寂鏘然而起杳然而止古之音寥寥不可聞已可聞者非其遺言遺行乎考其言求其行若有聞焉若耳提面命焉遺音從可知已夫廉公吾聞其人矣以勲伐世家致位疑丞政平恕行公清無貪娼無刻苛親

賢而下士方盛而已辭歸而友木石狎魚鳥玩天地之盈虛閲寒暑之往來泊然若無與於世得古人之高吾敬之公官學朔南謹敏博達由御史歷吏部佐省闥受知天子進則竭心陳力以賛其治退則彈琴讀書以樂吾天葢與廉公齊心而擬迹易地則皆然者庶幾能言古人之遺言行古人之遺行矣以遺音名廉公之堂豈無意哉非公不知名此名非廉公不足稱此名也音乎音乎吾懼夫聽者不識二公之趣而求古人於弦上也

故次第其語而詳道之

應州覺興寺長明燈記

余寓居京城東北隅與今知樞密院開府公隣且有再世之好一日謂余曰先王積德累行竭心本朝天子聖仁思念舊勳曾祖考以下皆追封泰安王曾祖妣而下皆追封王夫人餘慶所鍾忝處宥密夙夜凜凜無以報稱上恩奉先而裕後惟今世人求福慧利澤者必於佛乘而致虔焉心竊慕之去年夏承詔祝釐五臺山還過

應州造覺興寺向佛作禮仰見長明燈炯炯靜照若有所感因念曰俾吾子孫世世克忠克孝毋忝乃祖聯輝繼燭不當如是燈乎遂捐白金五十兩楮幣五百緡於寺以續是燈之明子其為我記之雖布施之末不足以勤翰墨庶幾賴子之文昭吾之志於後耳予曰善哉善哉子於佛書未深究然長明之理葢可知已明者燈也所以長明者人也燈無不明而不繼之以膏則明熄矣人無不善而不繼之以德則善熄矣若公祖孫顯融四

世即是燈之明四世也由四世以至于百世繼之以德即是燈之明百世也善不可熄當如此燈矣推公之心可以卜公之世焉夫目非無見也待光而明心非無知也因觸而感公既因燈之感而明夫善必又將感公之之善而續燈之明者是公之布施無窮而福德不可量也以是而報上奉先裕後可謂善矣公娶完顏氏甚賢子小和尚福安等皆佳兒吾又知其必能世守忠孝承于父祖益遠而彌光如是燈之長明也公名額森特穆

爾階開府儀同三司云

永新州醫學祭田記

國家仁民愛物無所不用其極天下郡縣建醫學置官吏與儒學等醫有功於民甚大誠有國者所宜先昔人方之相業可見已大德初王東野為吉安路永新州官醫提領七年遷本路副提領至大四年赴調京師改臨江未行徽政院使羅司徒薦其名與聖宮命為太醫歲年之間三錫楮幣凡七千五百緡皇慶二年夏又命乘

傳還江南迎妻子初為永新時手建廟學歲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有事於三皇唯取給醫家至是盡以所受上賜買田五十畝入學奉春秋之祀還朝謁余記東野永新人也大父文信父慶隆皆有善行其祖母又賢日夜課東野學不懈而東野長好倉公之術遂稱良醫及被寵用凡所錫賚不以仁妻子不以事緇黄惓惓買田鄉校以蠲誅求可謂不負矣嗟夫永新之學者既無公上供給之勞又當國家崇重之日益勵所學以擴其仁民

愛物之心此則東野之志而國家之望也凡吏於兹學者其亦勉之哉延祐改元二月朔記

虎林山大明慶寺重建佛殿記

佛鑒慧照淨戒大師居杭州虎林山大明慶寺之三年寺災既復且完大德癸卯復災師大懼曰豈余之道凉德薄致然與抑物成毁有數地隆替有時與嘻其甚矣且昔者三吳之士輸仁馳義曾不旋踵而重以勸之予獨何心乃鬻私田之在越者率先走白行宣政院使張

閭公公亦發帑倡之於是効材薦貨者復四面而至歲丙午正殿成基隆於初構加於時俯仰陟降改觀動色寺僧子永莊嚴諸天梵相端儼妙麗如親示見於虖非師之强忍堅摯疇厎是耶按寺肇於唐盛於宋景定有佛慧大師者以律教焯於兹遂為國祠壇場至我元而益大歲時百官虔集祝聖人壽師名嗣良道行高峻多遊天台鴈蕩間居是寺凡再棄去再還遭寺荐災乃以興復為己任卒賴以振唯佛法之大固無待於傑棟廣

宇而非此無以致崇極寄瞻仰師曰是役也我執事之人亦惟勤哉不可以不記因集賢侍讀學士趙君孟頫求文於余謹書以記延祐改元月日記

太和州重脩快閣記

廬陵有閣最一郡之勝在太和東南城上邑令太常博士沈遵名曰快閣迨黄太史庭堅繼至賦詩其上而閣之名聞天下葢自豫章溯流五百餘里江盤峽束牽挽鬱隘驚心怵目至是而山平川舒曠浪褰閞躍然如龍

蛇之伸鵾鵬之息跂而四顧快可知已邑為州官事繁遊覽廢閣壞為廐為驛為獄訟之庭旋葺旋毁豈復知有所謂快者哉至大四年邦侯聖陰徒貳車楊學文議改作而侯以監察御史名留俸五百緡屬寓公高安尹嚴用父成之已而郎侯祐來議克合掄材徵工撤而新之為屋三重重十楹前為閣後祠太史中為燕休之堂三年而畢弗亟弗徐屋加於舊而民弗與知登斯閣也天高水㝠陽開陰翕禾黍滿野舟行如飛仙地之勝若

始闢焉明年高安之孫莊侍其諸兄威來京師以圖請記且道侯之政予雖未登兹閣竊為之一快告之曰州曰太和至治之稱也閣曰快自得之謂也治欲其至而民欲其自得葢相須也民不自得求其治之至難已山川雖勝而暇登覽乎哉於虖太和邑也而為州守尊而親於下民下而敬乎上上下各安其素非自得之驗而至治之候乎知此則是閣之勝獨最於一郡乎哉書以遺之俾刻之石董是役者劉冲蕭佐延祐元年九月朔

記

古衛城崔府君廟里門記

衛之汲有古衛城在其境廟於東北隅者漢崔府君祠也府君諱瑗字子玉順帝時以茂才為汲令居七年數言便宜開稻田數百頃民祀之至今廟屢廢輒興累朝皆有封號至元中封靈惠齊聖廣佑王皇慶二年居民吳德建里門以表之子實益加藻麗焉介以記請嗟夫王去今千數百年民之思不泯非為令者之善鑒哉延

祐元年冬十有二月朔記

婺源山萬壽靈順五菩薩廟記

五顯神莫知何所始在徽之婺源吳楚閩越之閒皆祀之累朝封號甚尊顯宋德祐元年燬於寇時里人汪元龍守鄉郡弟元奎為邑宰復建之施田若干畝奉時祀曰景福莊世祖既定天下禮百神奉香幣致祭至大四年再燬元奎之子僉廣東廉政廉訪司事良臣甚路治中良垕首樹正殿衆爭獻貨幣門廡樓觀庖庫之屬皆

成焉壯麗宏大甲於郡初廟附智林寺寺亦再燬再構皆出汪氏延祐元年賜廟額曰萬壽靈順五菩薩之廟寺曰萬壽之寺明年良臣請紀於石唯神赫奕變化著靈効順海内所共聞而廟有再興之功汪氏為大不唯神在國初元龍兄弟保民之功尤多仕皆至治中伯朝列大夫仲奉直大夫良臣嘗為監察御史有能聲是為記夏五月十五日廣平程某記

廬山重建廣福觀記

廬山廣福觀古匡先生祠也宋南渡燬於李成之亂五十年道士王大成始建正殿其徒孫元道加堂庭門廡像設而庳隘儉陋茍備棲息而已又百四十年為大德乙巳冲和明素弘遠大師提舉觀事陳啓宗觀復大師知觀事王德脩首飭越國孟忠襄公珙所搆道藏而更覆之撤兩廡及贊拜之庭而崇之而殿益弗稱始丁未訖辛亥裒仁歛義殫慮畢力斬木絕谷伐石他山又大新之既成高明洞深邦邑改觀陳君復捐歲給之田四

十畝茗園果林百餘畝益觀之稍凝和冲妙學正法師教門高士揚州玄妙觀提點雷希復曰是不可以不紀以請按匡先生名續字子孝事周老聃得其道廬於彭蠡之濵虎溪之上相傳以為仙去人即其居而祠之山之得名曰廬曰匡以此晉惠遠法師東遊至虎溪顧而樂之太守桓伊奪其地為東林西林寺遷祠谷口唐開元中詔大其宫遣使致祭號曰仙廟南唐主割都昌劉建營田以奉祠事宋治平中賜額壽聖觀後避高宗尊

號易以今名匡先生初號大明公建中靖國初封四極靖明真君凡水旱疾疫無不禱禱無不應邦人賴之惟神仙之說肇自中古覽老聃氏之書豈得已哉秦漢之君不務遠德廣爲祠宇壇場以致神人以求長生惑矣後世因之又加侈之非滋惑與若匡先生既善其身又大福其民歷二千餘歲猶祀之宜矣陳君王君竭志興復以彰神休以祝上釐雷君不蔽人之善皆可書遂爲之記

杏山藥室記

醫家者流率以董仙杏林為美談亦有以為稱號者求其有董仙之心葢亦寡矣夫醫功莫大於濟人禍莫慘於欲利持濟人之術而有欲利之心然且不可苟術之未精利之是嗜其禍可勝言哉今夫庸醫以病嘗其術故有峻其藥以急功多其藥以幸中能醫以病弊其術故有左其藥以厚勞迂其藥以盈取以濟人之術而禍人皆欲利者之所為也盱江陳庚杏山醫三世矣予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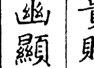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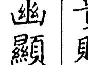
其為人質而不浮聽其言簡而不眩審其術信而有功怵然有急人之容泊然無苟利之心其庶乎有董仙之心者歟年方弱冠時鄉之儒先秋潭周君嘗以杏山表其室於今二十年矣醫二十年而鄉人信而用之如一日留京師七年出為江西官醫提舉司都目人信用之亦如一日積三十年之閒名不少貶而家不益饒者得非心董仙之心然也今年春子若末疾杏山來京師留邃齋者益久且益嘉其為人故樂為之記且以勗其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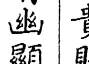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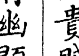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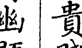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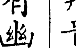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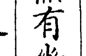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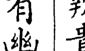













云延祐二年秋七月既望廣平程某書於遠齋

楊氏先塋記

邃古之初不封不樹中古墓而不墳成周之時始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設官掌之漢律列侯墳高四丈自是以降其制益明天禄辟邪之屬亦各有差等所以辨貴賤定民志也聖天子以仁孝治天下加惠臣鄰無有幽顯孝子慈孫之心咸翼然以奮嗚呼教孝勸忠之政不其美與梁國楊文懿公之墓在大梁祥符縣魏

陵鄉白榆村先是公之二子敬直元直遵禮經廣兆域至於表羨道識玄堂猶有俟也二子既受簡知至大三年秋七月詔推恩其祖禰明年夏四月又賜碑墓道遣將作院使伊納克傳旨集賢大學士李謙為之文冬十有一月又加贈錫謚時敬直以轉運使官兩淮元直以太醫院使侍禁中皇慶元年夏六月元直請歸脩治先人塚及樹所賜碑不許乞聽兄離職行事乃許敬直承恩奉詔唯謹明年春正月元直復泣請於興聖宫又不許

請至二十餘終不許曰爾為爾親吾為吾子孫也且爾凡在豈必爾其命河南行省給費為爾成之元直曰以公給私不可固辭從之乃賜楮幣萬五千緡仍督行省相其役二月復遣刑部郎中楊其賜河南丞相尚醖二壺以申敕之明年三月壬子丞相身率僚佐共建勅賜神道碑於墓右寓公鄉老及四方來觀者萬數莫不咨嗟嘆息曰非盛德之後能若是乎改作祠堂三楹泰國公李孟為榜曰致嚴壙未有銘集賢侍講學士趙孟頫

銘之墓前有表叅知政事賈鈞書之墓南二丈有石門刻御史中丞郝天挺之字曰楊氏先塋塋前石人獸如制又南去二百五十尺華表雙高國子祭酒劉賡題其銜額曰梁國公神道有碣路左書曰大司徒梁國公墳則鄂國公史弼書也中以畒計者十五垣以甓外以丈計者六百繚以牆樹榆柳栢松數萬鬱鬱如屯雲翼翼嚴嚴遼遼極目前臨官道過者竦瞻咸曰此非教忠之原發祥之兆乎葢是舉也金工石工木工土工凡六千

有奇其賚上賜之外竭家之有猶不足也冬敬直元直乃圖其成請記於所知程某曰兄弟幸頼先訓歴事累朝被遇兩宫隆恩異數顯寵若此非勒之金石何以表君上示子孫且辱知於子餘三十年矣其為我記之某曰余聞仲尼之言封崇矣有若堂者有若防者有若覆夏屋者有若斧者合從於防從若斧者焉此足以觀聖人慎終之一節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聖人亦從事之宜而已故有其位有其財與其時君子莫不盡心焉

非以為汰也非以為觀美也所以勸也所以事君事親也昔有身為冢宰乃家廟之不營而祭於寢司寇劾之者有傷其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聖人非之者適於宜而已若楊氏兄弟之廉敏端惠孝友敬篤其事君也外則于藩于宣而致其理内則夙夜在公而致其勤其事親也生事葬祭咸致其誠則於事君事親之禮講之亦久矣宜能位並九卿澤及三世軌物備制遂其所俟嗚呼此忠臣孝子之事也至於啟發人之善心使之思

教子思立身以及於事君事親之本其得於觀感羡慕者又不知其幾何人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是宜有記嗟夫楊氏之子子孫孫毋怠毋荒丕念爾先丕敬厥德其克永世哉文懿公諱澤字潤夫凡再被贈恩階曰榮禄大夫官曰大司徒勲曰柱國梁國其封文懿其謚也其行已載所賜碑敬直今為榮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元直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太醫院使掌醫卿延祐二年十月日記

魯齋書院記

邠岐豐鎬之間周之故都也三代之文莫尚於周周之文莫盛於文武周公江漢遠矣其化猶存於小夫弱女況千里之近者乎無他聖人之道與天地並立日月並明孰有外天地日月而能久其生者吾意有能復興文武周公之教於其地特易易焉耳世祖皇帝經營四方日不暇給而聖人之道未始一日不在講求觀兵隴山首召河内許仲平先生衡入見先生亦首謂聖人之道

為必可行嘉言篤論深契上心時自陝以西教道久廢
乃命先生提舉學事於是秦中庠序鼎興搢紳縫掖川
赴雲流文事翕然以起其所成就皆足以出長入治由
是聖人之道乍明世祖皇帝踐阼先生又以其道入佐
皇明施於天下卒能同文軌而致隆平由是聖人之道
復著蓋有是君必有是臣陰陽之消長日月之晦明聖
賢之用舍固各有其時也今天子以天縱之質繼列聖
之緒嚮用經術尊禮儒先彬彬雍雍著者益彰而且廣

矣先聖後聖顧不同條而共貫與先是雲中趙侯守長安嘗議建書院如他郡先賢故事不果後以西臺侍御史復來因請以先生從祀夫子且申前議乃有王氏欲斥居宅為之得前太子家令薛處敬賛其決士民承風勸趍前御史張崇推官李益匠府同知韓祐相與董成之前為夫子燕居之殿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侍坐後為講堂左右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四齋以張子厚先生昔講道於横渠乃為室東偏合張許二先生而祀之

庫寢庖廄畢備屋凡若干楹事聞有詔賜名曰魯齋書院乃諭陝西省給田命官設禁如他書院故事有司既奉詔而祐等請紀以文夫文者何也以西伯周公之聖而止曰文今郡國校官往往而具宫居而師事者亦無不同及觀其効則彌闊而遂疏者何耶無亦文非其文而然與夫子不曰斯道而曰斯文學於此者亦可以深長思矣古昔儒先自伊洛關輔以來相望百年不絶而續若朱子之立言使聖人之道復明於簡籍許先生之

立事使聖人之道得見於設施皆所謂豪傑之士也觀先生之於朱子信其道從其言尊之為父師敬之如神明嗚呼殆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與終際昌時出其所學有以當聖人之志建不朽之功可謂開物成務之材矣詩云亹亹文王令聞不已聖祖有焉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先生有焉侯於先生有慕用之誠而不能忘凡所以尊先生者無不為也然非私也所以為道也所以廣聖天子之教也所以使學者知所宗也所以志先生之

志而學先生之學者也一舉而衆美具焉可無述哉侯名世延字子敬今爲資善大夫御史中丞斥居宅者王庭瑞嘗為吉林副總管詔旌其閭以褒之嗚呼聖天子之欲化民成俗可謂誠且篤矣承學之士奚可以不自力乎自今邠雍之間郁郁乎復如文武周公之世吾猶有望延祐二年十有一月朔記

東菴書院記

書院昉近代視郡縣之學在昔為尤重非名足以厭時

論學足以任師道者弗與是選人才亦往往於是焉出世漸靡法漸踈賢否並進義利易處其教始大壞近年書院之設日加多其弊日加甚何也徒知假寵於有司不知為教之大徒徇其名不求其實然耳翰林侍講學士渤海解君之構東菴書院其立義獨不然其言曰國朝以來中州之學自許文正公既沒師道之不立未有如今日者予幸賴先生之遺訓承文明之休運身列儒臣之目又薄有負郭之田足以支緩急而不求所以承

先裕後化民成俗之萬一乎吾將拂袖而歸率鄉里子弟之俊秀者擇師而教之毋使吾邦仁義之風詩書之澤一旦斬焉於聖人之世而已又何用假寵以溷我哉而屬予記按解氏世以儒術起家歷宋金多名進士家藏書萬數千卷而君於書無不讀至元十三年詔試天下士君中首選由是階以入仕用廉勤以効於朝用循良以治於外凡天子擇任華要君必與焉由集賢太常三入東觀再署詞苑名與學躋德與位隆益敭歷三十

有餘歲矣其位也方駸駸而未已而學也方勉勉如未至年未耄老而退然方求為千載之計不亦善乎書院之建既不隷於有司無埶以撓之歲時假給從己出無利以汩之又必擇良師友而為之教則無庬茸冗穢之患矣故教者用其明學者保其聰教者循循焉而不知其所化學者充充焉而不知其所得嗚呼使天下之學他日不取法於此耶書院在居第之東偏中樹高堂為羣書之府翼以東西序為師友講習之地吭以重門為

內外之别中庭蔭以松栢冬夏青青自延祐元年之冬至二年之秋其經始落成之歲月也屋凡若干楹君名節亭字安卿東菴亦其自號云

溥濟廟記

延祐三年詔封臨江路中聖洲洞庭行祠故葜修道師謝宗壽為端惠靈濟真人賜號曰溥濟之廟從有司之請也大川三百支川三千憑依為變化禍福者往往而有考論其最莫江湖若也南方之湖洞庭為大洞庭之

神君山為大則湘君湘夫人之神今余不得而知之矣彭蠡之逼而有洞庭之祠者川行之人無所不畏敬則無所不崇事也且神既神矣況又有異人者出而以其所脩習者震耀出沒其間人之視之如在其上其左右由是楊謝之功用日著而洞庭行祠曼衍四布矣楊著於白沙江口今為九江孚惠真人謝揚之弟子也著於昌邑山則中聖之自也子弱冠行乎四方今老矣泝船風波之上亦屢矣嘗以為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行險而

不失其正人之道也予雖守聖人之訓聽造化之權則聰明正直之謂神者亦豈矯造化者足以為之哉然則彼之所修習者予雖不能知若其功用之所被雖余亦有時而利賴之矣況欲晹而晹欲雨而雨禦災捍患有出於風波之外者乎是宜錫之璽書躋之典祀而恒為民福也雖然川澤之氣孰非能神今以謝君之靈又濟以有司之請非遇聖天子勤恤民隱之至抑烏能延恩致命若是之侈哉嗚呼山川鬼神其毋忘諸

宜遠樓記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惟山亦然予得請南歸宗人琦來送因與閒語琦曰吾父以野處自名早疎世事近者架樓於屋西字以宜遠子曰記有之君子居高明遠眺望自非冲襟逸韻中無柴棘亦孰知高明眺望之為快哉子不知君家公言論風旨何若然即其處樓者遠則自處於寬閒壙埌之野可知惜予不得相與登臨觴詠其間也且宜遠者非謂山乎予寓

於盱之上南踰百里有筆峯焉不知其幾千仞然自豫章南望翠筆頴然於天末其去之也猶將四百里也然上其隣峯則見諸峯並列尊卑巧拙不能相過也或返下視之者及去之益遠則望之愈高攬之益秀而向之並列者皆風斯下矣然則山之為物信外遠而後宜耶琦曰公之言可因為斯樓記予曰可

雪樓集卷十三

雪樓集卷十四

元 程文海 撰

序引

王寅夫詩序

詩所以觀民風凡五方九州十二野如禹貢職方司馬遷貨殖班固地理之所載其風不一也而一於詩見之古者至於是邦也必觀其詩觀其詩則是邦之土物習俗可知已故曰詩可以觀當時所謂詩葢民間所作也

陳靈以後無風則民間不復詩矣民不復詩而欲知四方之風者其何觀風再變而為騷騷固楚大夫之作而非民間詩也然九歌可以觀楚俗之鬼天問可以觀楚祀之淫芳草嘉植楚產之名于山海經草木疏者觀之騷十而七八也則夫民間不復有詩之後士大夫之詩雖欲不作可乎哉繼風騷而詩者莫昌於子美秦蜀紀行等篇山川風景一一如畫逮今猶可想見他詩所詠亦無非一時事物之實謂之詩史信然後之才氣筆力

可以追蹤子美馳騁蹦藉而不困憊在宋惟子瞻一人
其平生遊覽經行及海南諸詩使讀之者眞能知當時
土風之為何如詩之可以觀未有過於二公者也今禮
部王君寅夫酷嗜坡詩噫甚似而幾矣去年冬被命繇
京師渡江而南履越之絕徼走數千里足之所經目之
所見滂沛衍溢而為詩不能自禁也天時地氣民俗物
宜靡不曲盡未數月而成帙好事者將以刻之梓閩人
郤光大以予嘗與寅夫相倡和也請為之序引予方觀

風於閭閻之土物習俗惟懼夫知之有未悉得寅夫詩則雖未適閩亦可知其概也喜而為之書抑古者六詩九夏豳雅豳頌凡詩皆掌於禮官之屬民間詩無復可采也久矣寅夫歸以其所自作藏諸禮官之府他日陳而觀之其亦可以補閩風之闕至元甲午立夏廣平程某序

上賜特穆爾叅政海青詩序

聖天子嗣位之二年詔以丞相東平公之子萬户公叅

福建等處行中書省政事賜海東青二勸忠也七閫為東平公賜履之地錫命象賢纘戎南服報功也欽惟世祖皇帝英明神武混一六合時則有若先正左右宅師帝嘉乃績開省江淮賜海東青四翰苑諸公播之歌頌亦越參政公追配于前人光以今所賜合而圖之侈上恩昭世美曠代之榮也在昔諸侯宣力王室彤弓盧矢錫脩琱戈以旌寵賚未有以精剛摯搏之禽比德而況功者少皡氏以爽鳩名官方斯劣焉惟世祖皇帝嘉惠

勲臣惟大徳天子祗適先志亦惟東平公一家父子之懿實當是賜天地貞觀明良相逢猗歟盛哉小臣程某謹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煌煌先正殿南邦有子重來愬舊棠鐵券丹書藏漢府介圭赤舄啓韓疆鷙禽軒翥歸圖畫好爵駢蕃拜寵光却笑磻溪慳遇合饑黄項槁始鷹揚

揚彦寛御史心遠堂詩序

僕遭際天朝得以末技出入清邃去家數千里而遠客

京師築室於北城之北又遠焉因名其齋曰遠及來閩望遠齋則遠益甚監察御史黎丘楊君彦寛將旨詳讞弭節之暇名其所居之堂曰心遠俾書扁且徼鄙語請問其義君曰吾驅馳王事燕雲之北嶺海之南閩粤之陬皆至焉非遠乎他日歸偃息堂上感念平生遊歴一一在目將為書識之名曰四遠志庶幾太史公自叙之意云爾抑此其迹也若夫周行而心閶闔一室而心萬里今人與居而神遊千載之上是則吾之所謂遠者然

而閭閻萬里念之即到聖賢千載想之斯存則又見其為近何也余矍然曰子不云乎未之思也夫何逺之有君言近旨逺犂然有當於余心者遂叙其事繫之以詩諗於三山校官潘景大與諸生共賦之
端居對爐熏宇宙腔子裏皇皇求仁義直面隔千里名堂意云何輾轉生議擬飛鴻碧天外我夢方隠几平生所周遊北戒逹南紀山川渺無際歴歴在馬箠作書志四逺壁上掛雙履客來勿與言請自喻其旨感君語超

詰我意亦復爾班荆談未了王事趍行李坡陀路漫漫霜霰寒靡靡念君何當從推枕夕九起相期在千載室遠人伊邇

送黄濟川序

數十年來士大夫以標致自高以文雅相尚無意乎事功之實文儒輕介胄高科厭州縣清流耻錢穀滔滔晉清談之風頽靡壞爛至於宋之季極矣窮則變激則新固然之理也國朝合衆智羣力壹宇内自筦庫達於宰

輔莫不以實才能立實事功而清談無所用於時若吾盱江黄君濟川以殷之士而用於周其通才脩能有今之實無昔之虚所謂應時而特起者也始為盱江書院長當路者竒之俾攝郡文學設施注措異於腐儒識者固知君之才非可以閑官散職拘也未幾剡上尹武岡新寧縣新寧俗雜猺獠寛縱覊縻猶不易治況徼令之嚴乎弛者不能以奉上刻者不能以安下往往而敗也君至官之日進其民與之約上命苟如是必如是應它

一毫不汝動民感其誠唯唯而退後竟如約官民兩不相背質事無不辦集民無不歡悅者視君如慈父母信惠既於下而孚公勤亦於上而著觀風者入境讃誦洋溢願借留者雜沓至遏之莫可於是聲實旁流譽者交口薦者交章省臺以君政績為邑課最秩滿咸謂君且踐華要赴部乃取龍興征官以歸六典之經邦國大學之平天下於理財一事甚諄悉也而士大夫顧不屑為直度其不能而不敢耳詭曰清流以掩其不才之羞此

清談之所以誤晉尚忍言之哉近制錢穀官與司民社者一槩選而加優焉勸人以事功之實如此也而為之者猶或不得已其能洗濯自奮慨慷自試如君者幾何夫宰千室之邑與百乘之家一以治民一以理財聖門蓋難其人新寧之民非止千室之庶也會府之財非止百乘之富也君前於治民而可則今於理財吾知其可也而君之才豈但於治民理財為可哉試於其小固將試於其大君行矣吾又當有以贈君

虛口談仁義通儒固所羞是間惟爾可劵外豈予求出
淤紅蓮淨經寒翠竹修冣哉須遠業古有濟川舟
盧疎齋江東稾引
疎翁意尚清扳深造絶詣犖犖不羈故其匠旨輯辭往
往隅千載與古人相見向者遺教余以其詩文一編曰
江東稾挹其風味如在疎齋時也余携以自隨汎舟江
漢相與卧起噫孰使余欣然於風波之上者非此稾也
耶詩不古久矣自非情其情而味其味則東籬南山衆

家物色森戟凝香尋常富貴於陶韋乎何取疎翁於此殊不疎今又弭節醼國抑尚有起予者乎藁還因以訊之

歲寒亭詩序

大德四年秋余之官沙羨既至得老屋數楹於黄鵠山下以居居數日旁出而後望則莽焉坡陁糞壤擂翳之叢雙栢出其中如弟昆如古丈夫冠服並立若有所待余意升高可以見遠而未暇也風霜益清使事益有緒

退食之餘試命僮奴刻除蕪穢求一徑以上則江湖湛然雲煙在下凡西南可覽者無不獻狀自是亭與心目謀矣然既月而址始平又月而茅竹僅集烏銜鵲構未就而天大雪起視則卉木無小大方僵立受雪獨雙栢意頷沈雄蒼顏黟白相對增媚嫵亭既成栢亦謖謖有喜氣余戲語坐客曰黄鶴歸於此乎欵當名欵鶴客延目久之曰無鶴有栢耳之二栢者待公已久亭又成於雪中語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歲寒何如余

喟然曰善雖然無此君無以相之遂益種以竹而題其顔曰歲寒噫雨露亦勤矣其閱歴之久近余不得而知之有所待與否余亦不得而知之獨念其蔚乎相扶於朝菌之墟貫四時而不改又幸斧斤之屢逃得至於長以老乃一邂逅於余是亦可念已余既念之深又念吾亭草創不數弓材工弗良覆又不以瓦其能與爾相壽於無窮耶噫亭栢不可相無也繕完封殖後日誰非歲寒亭長乎是又不得而知之系之以詩曰

會心不在遠數步江漢明開荒豈不勞我僕汗且頳把酒酬天風雙栢適有聲崢嶸首陽姿愧此盡瘁情念爾亦苦心紅紫聊合并時拚一日費買植數寸萌芳菲信可翫摇落亦足驚不如翳把茅隱几觀平生徘徊能幾何王事固有程尚堅歲寒意永與雙眼青他時兩蒼龍相見白玉京吾詩亦贅耳此君在前滎十二月十八日廣平程某書是日也乃立春積雪滿庭

揭曼碩詩引

臨川以二謝故爲詩鄉往或爲余言東溪甘君者善鳴豐城壤與撫接多師甘君予識其言久今年坐暑黄鵠山有示予詩一編曰豐城揭曼碩作也予聞爲豐城人因憶前語爲停箑讀數解清風與俱喜曰人言盖不妄夫一技一能雖甚鄙且賤亦皆有所本亦必疲精力涉歲月乃能精而况古者列六經之文乎未可以一技一能小之然或專志於是而忘其身或務以驕人至喪心自敗則又一技一能之不若揭君其慎之哉非予喜弗

及此言其戒之哉或曰揭故廣昌徒也予又喜

送陸如山歸青田創先祠序

青田陸氏異時名聞江南義居五世而象山文安公出焉名遂聞天下家益蕃熾幾五百房又五世而燬於鄰寇火三日不滅凡異時遥瞻仰指敬嘆不容口者一旦如雲收氣散莫可追摹獨石刻道義里與表堠故在至元二十三年予將旨東南因喻有司以先賢之里宜加崇祀然具文書而已於是子孫或徙或亡其猶環居故

址者飢寒顛沛不能皆賢象山之基幾易姓矣不謂飢寒顛沛之中有如山父子者猶能自奮於義不肯委之無可奈何且謀建祠堂以杜豪奪之想建孔廟以嗣絃誦之音力甚弱而事甚難抑其志可尚巳重趼來郢求書其顏於是進而告之曰議論多而事功少儒者之通患也予蓋以南陽之屋知之夫南陽子所見也豈悠悠且且調筆墨所能成哉今子以匹夫而欲謀百堵之室片楮而欲集不貲之財余深懼其議論多而事功少也

雖然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使子能修禮以親之陳義以告之皇皇然恤恤然其將無惻然而慨然者乎使又能勤篤如布福之長者堅忍如發願之沙門弗為則已弗成弗止文安有靈亦必曰子有後弗棄基夫如是斯謂之為人子孫也已謂之大賢之後也已然則議論多而事功少未可謂通患也他日東歸當酌酒新祠且謝子言之過

雙峯先生文集序

書者修齊治平之方也聖作明述昭昭具存猶之於醫定標本察虛實按而用之無難焉而猶云方多効少者非方之罪也理學至伊洛而大明逮考亭而益精學者家度其書歸而求之有餘矣而拘者束章句虛者掠聲稱專門户以為高游辭説以為達若存亡愚智交病雙峯饒先生最晚出徒得從其高第弟子游乃獨泳澤窮源抉根披枝共派而分流異出而同歸廓然焕然於此也僕不肖少獲事檄庵程先生知雙峯之學為詳盖二

先生之志同其造詣亦同今觀雙峯之於言抑何其富也大道之不明非書之不多若雙峯之書政患其未多耳其子轍抱以示予凡若干卷且求言以發夫雙峯之書顧待予而發哉獨念前輩典刑漸落後生聞見之外誦詩讀書而不知其人可乎因為序其梗概葢雙峯慕學甚早力棄場屋尋師取友刻意斯文故卒成一家之學如此嗟夫士誠不可不尚志也後生可畏詎不信然好德之士有能刊而布之四方則後之學者雖不幸而

不遇親發藥焉而得是書讀之其亦庶乎不終病也已

南陽智夫人劉氏貞節詩序

予既為南陽智君仲謙書其旌表十二字曰貞節坊曰節婦智夫人劉氏之家清苑郭君安道又為求予言夫人者仲謙之母也少而嫠居仲謙甫髫齔夫人杜門教以詩書長而宦學有聞家日以盛今仲謙年踰强仕而夫人壽康安與就禄忻忻融融無遠弗届仲謙之孝四十年如一日而夫人之愛猶髫齔時也當路諸公敬而

慕之為請於朝乃命旌表其門於是中書報外省下屬城俾從事如律夫夫夫婦婦人道之常故曰彛倫又曰天倫是以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誠以人得於天而為人者在是也載籍備矣易象論家人獨首曰利女貞爻義取於正家有嘻嘻失節之戒葢謂梱内者一家興衰所係而必修身以為之本焉耳故世有寧蹈水火而不肯踐二姓之庭者其心豈異於人哉夫人之夫蚤世子不得而知之然因夫人之節疑其平生修身以

道相敬如賓所以刑于家者有素故沒雖不盡其年而存者政未艾也則夫夫人之德固有所本而然歟雖然彼背義失身者豈必待其人之身後哉今也不以一死一生異其心乃出於血氣未定之女子可不謂貞乎貞正也正位乎内之常道也豈無他人而傳之與否是又在子之何如嗟夫使不幸而短折者得配如夫人何必托孤於其友幸而有子如仲謙則立身揚名以顯父母生者怡愉於高堂逝者亦無憾於九京矣予葢為之三

嘆因又為詩一章以遺仲謙請歌以為太夫人壽

三從義甚明千載事殊少南陽智夫人此志獨能了當其東節初遺孤一何藐緬思身世事前路極繚繞犖犖高復下竟得出深窈清風梧竹間鸞鵠正輕矯扶迎上潘輿日月光皎皎斑衣北堂春金章公府曉皇心在美化有命建華表恩重子孫榮門高嵩華小獨慚吾筆弱嫋嫋如風篠升堂仍未卜佳氣瞻縹緲請壽太夫人新詩當清醥

送向省吾序

古郢向丈省之者余季父内翰西渠公乙卯同貢進士也襄陽歸國朝君攝其郡文學掾裒拾俎豆整比書詩三招諸生而三沐熏之以事夫子於垝垣眢井之間居十七年而殘者完無者有廢者舉峴穀之下若緇帷之林然由是諸公貴人閔其勤敬其志交口薦之得新喻州博士道經沙羨不鄙左顧噫君故儒冠乎僕毀齒時識君名氏於牓帖既壯識君譽處於西南士大夫而季

父捐館舍二十有一年矣及來荆部訪問乙卯同升諸君落落一二意謂如君者進之則已結駟横金既貴且富退之亦不失乘下澤稱循良而今故儒冠乎夫君不難於褰顧難於新喻乎今人㓜而學之壯而弗得行則太息其誤耳甚則裂而棄之耳孰有能如君者乎曾子以傳不習日省其身如君者可謂能傳而能習之矣使人人如君固夫子所望於天下後世者然則其忠於為人信於交友盖不占有孚也故因君之字而敬易君之

號曰省吾且為詩一章以代縞帶鄉先輩楚山王君率同文諸公詠歌以壯其行俾予為序夫新喻文獻之鄉也倫魁所寄先生歸然為今壽俊其為問訊焉

嫋嫋風生楚户砧幾年相望愧相尋君家大耐留真譜吾道多艱見盛心定有諸生碑峴首政須名士樹鄉林耆英幸甚倫魁在鄉校胡寧金玉音

送范晉教授江陵序

至元丁亥余以侍御史奉詔求賢馳驛至杭衆言范君

晞文之賢余因薦於朝時范君諸子侍父旦暮來遊麟角鳳毛雖雖詵詵皆不失家法余既入奏范君由是連佐憲府自爾契闊不四三年而聞范君没雖雖詵詵者未知何如也大德壬寅孟夏之月余方坐雨黄鵠山下乃有二士踵門俾僮奴問焉曰杭范也延之而望之長身顒昂接武以進予驚曰葯莊固在乎曰其仲子也年若何四十一矣斯為誰仲子之子也二十二矣嘻予至杭時范君未老仲子弱冠其孫甫勝衣别半世而未老

者不復可見可見者駸駸中歲幼者亦挺然成人余之
齒髮蓋可知已人生真能幾何窮達短長皆聽命於造
物而造物又不足恃其可恃者政在我而或者又捨而
不為則雖生世千百載亦復何有今范君有子若孫如
此亦足覘其平生矣葢范君起家儒業博謇好修好交
四方名士又能束諸子以詩禮故身雖没而猶存諸子
皆為郡博士而見余於武昌者江陵教授晉也晉字誠
之綽有父風故余初見而驚以為葯莊不死夫死不死

不必計也苟生者不能生其生則死者誠死矣荆州古稱多士麗澤之藪也慎擇而淡交博聞而約取尚友千載問津聖賢異時余再見之豈止曰葯莊猶在哉

送僉憲郭安道遷部江西序

沙羨當江漢之匯四顧平凖曼衍積水空曠山則借於江北曰大别抬於湖外曰八分皆草木荒寒來無因而去無繼黄鵠雖朝夕近眼然亦伯仲也突兀穹隆岌為郡脊城郭宫府蟻附之憲府獨坐其脅予與清苑郭君

安道間嘗相語以為山者仁人之所樂而或者以為人物風俗之基也今沙羨之山若此君歲時將指以出若鼎辰沅澧沔岳之山亦異於此乎未幾安道以奉使稱職遷部江西夫江西固山水之聚予郢人也適彼土雖有年而官牒驅馳席未煖輒去登臨游觀之事甚鮮然聞談山水清麗秀偉者咸曰西江今安道乘軺褰帷轍環所部所謂清麗秀偉者當悉獻狀予固欲因安道而覘人言之信否也且彼自南州高士而下至於歐曾王

黄書聲至今不絶果清麗秀偉者甚之乎登臨游觀雖非使者事亦惟山巔水涯杖屨幽隱乃得近民而悉其疾苦江西往往皆山安道不憚遐且險而幸一至焉庸非父老之所願望羅列所見參伍所聞其亦有以教我哉抑又聞之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信斯言也是山川政有待於人今顧以人物風俗責之可乎安道於此既已大稱厥職矣移之於彼直易易焉耳予固未暇為山川賀且將為人物風俗賀也麻源第三谷有書室焉

予又寄聲爲山靈賀

送虞德常序

一畝之宮必嚴祀典一卷之書必崇師道夫子之道可謂達矣然道不能以自達而達之在人今國家郡邑凡幾千百所逢掖凡幾千萬人一旦拔而立於一州羣士之上匡坐而臨之北面而事之是可謂身之達而未可謂道之達也古者政教不分今則各有攸職言政者或不及教言教者未始一日可無政也政者正也身非一

學之正乎德常家有相譜義方之訓素明不患無以教亦不患無以為學之政惟毋以易心處之斯可矣且吾聞龍陽昔有木奴頭千其人爭相傳以治生為俗以治生為俗則既庶且富教之有其基矣在吾所以達其道者何如耳今學校之弊滋甚子常言之子常聞之尚其懋戒之哉

送朱芾序

書吏有朱芾者從余湖右三年矣承臺命將舉而進之

察院袖巨軸願序其顛將以謁諸公贈行之詩余謂有詩而後有序序先詩非古也子其求詩序無難者乃再拜曰芾之事公也非若世之吏於官也以其嘗從事於章甫逢掖之後也辱教而誨之今兹有行蘄一言以終身非以為夸也余曰嘻子吏也誠有意於儒者之事歟余何愛一言昔在西都厭馬上而刀筆刀筆厭而儒生盡罷百家之言獨與儒者共治卒之多文少質為天下笑不得已求篤行孝謹如萬石君者得其二子焉尊顯

之以風中外雖齊魯儕行諸儒亦自以為不及也而儒者自是絀矣夫孝謹天下之善行儒者之常事而未足以盡儒者也儒者不及而他人及之儒者有餘責矣然而西都所用而可笑者果儒者乎嗟夫世之非儒也舊矣吏之不儒也久矣吏不儒吾無責於吏也儒而吏吏幸也茍祿倖累月日隨羣而入逐隊而趨儒乎儒乎如斯而已乎夫儒者之功用未易以一言盡頋子方抱文書事朱墨子而能盡儒者乎抑子既號為儒矣踰職分

行胸臆作威福常吏之所可虞者吾不虞子矣其佐而長其共而職至一所遇一事則必參以平日之所以學者謀及乃心曰此公也此私也此理也此法也其利其害其可其否止者必止行者必行長未知則告之告而未信則宛曲而道之期於合吾之所以學者而后已則雖未有以究夫大用之儒其不有以稍别於尋常之吏哉子將覲子矣其母為篤行孝謹者所勝則幸甚子素餐之尤者也念無以進子者因子之求其言也書此以

贈

送續好古赴監察御史序

大德六年冬中除湖廣行省都事續君為監察御史聞之者咸曰真御史也古有所謂真御史矣或批逆鱗或鋤大奸衆不敢為而獨為之故莫不犁然心服而謂之曰真御史今朝廷之命續君也人初聞之而君亦始受之咸言然者何廣平程某曰然是可以為御史矣抑豈獨御史哉世有德不足以居才不足以行而徒位民上

是皆非所宜得與私取而陰擄之者無異也故臧文仲為魯大夫夫子猶謂之竊位人心雖如其面而是非則公識與不識如出一人焉有非內交要譽而得之者吾聞續君掾於臺無異言掾於省無貶論遷於宰屬聽聽焉蓋其明足以照而不炫清足以肅而不激記有之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續君其庶幾乎凡百執事舉能其官而況乎御史御史於事當無所不通故於事亦無所不言言者御史所得專也行其言非御史所得

專也噫其不必行而不言豈稱位者哉績君字好古吾知其自期於古之真御史矣將鳴朝陽予亦喜而不寐於其行書以識别

送憲幕仇信卿赴臺掾序

孔子曰仕而優則學予觀仇君信卿其優而能學者歟信卿出入風憲垂二十年予承之南臺時已有誦其材者厥既此來幕得賢佐精神意慮之所至無不悃悃盡心焉退食相從則必以攻過為請予初不見信卿之過

而信卿必欲自知其過夫喜聞過仲由也幸人之知己過夫子也然則信卿可不謂之優而能學者哉臺聞其賢選任為掾行有日適予疮作而伏即卧内求予規儆尤力夫昏昏而使人昭昭孟氏所笑信卿志則美矣而獨求予規則誤矣昔者衛武公九十入相猶切切求人之箴已故詩人歌之曰如圭如璧如金如錫圭璧之與金錫非不善也亦必磨礲鎔範而後其器亦成故又頌之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今信卿

年方强仕小心篤志其造於衛武公之地不難世之仕者計歳月以爭品級早夜屈其指朶其頤薰然於其心又何暇省已分內事而信卿勤於公篤於學如此弗可及已惜乎予方病而無以荅其善意也且方資信卿以政予失而居吾上者顧奪之以去又惜乎無以止其此行也然則其可終無一言以贈之乎曰甘受和白受采君子以虛受人

大德重刊元豐類藳序

南豐先生之故里本邑也異時邑於盱民猶以汲汲告進而郡焉汲汲可知已故長於斯者循簿書期會之文而無害已謂之能已足以獲乎下今郡猶故也簿書期會未之有改也而能刋先生之文於校官此其於民必有裕之者矣不然夫子適衛之言獨非為政之大方乎先生之文天下之文也而於鄉校顧無之非無也有於斗齋黄令君而無於燬今復有矣欲余序其顛夫文之有無不繫於板板之有無不繫於序而惟民之有無實

繫於守令故予於文不待贊而贊為州者之能裕民焉為州者誰乎東平丁君德謙也昔先生為齊州齊劇郡也頑悍凶盜之訟無虛日至未幾而郡中肅然然則觀先生之文當觀先生之實此又讀元豐類藁所當知者

大德八年歲在甲辰夏五廣平程某序

段郁文詩序

始余承乏臺端郁文為掾朝夕從事於簿書相識而未相知者蓋久迨歸江右閫憲府照磨段君名聲籍甚既

見則吾郁文也於是始知其政抵舍與舊友吳幼清夜語因及當途學士大夫幼清語余曰方今段郁文其人也幼清介士少許可言蓋不妄余於是又知其學恨余方里居而郁文有公事不得接膝劇譚又恨余知之不蚤也洎客武昌聞湘部從事段君曰與其長屬諤諤相可否聲流東南問之又吾郁文也噫人有一異已頡然自出於羣何郁文之多耶今子謁告來西郁文已謝病棄去乃攜詩二帙過我高者不讓古人下亦不與無病

而學呻吟者同調葢寫心之辭正而真即物之作幽而絢也余讀之數過太息曰余識郁文年數不為不多對面不為不數至于今而后又知其工於詩人果未易知乎抑知人固未易也為之悵然移晷則又嘆曰郁文非求人知者固不以予為過然有文學政事如郁文而不為人所知者世豈少哉若郁文之文學政事而如予之屢知深知者又豈少哉郁文其行乎朝之公卿士之孫陽也郁文其行乎然則予之知不知誠不足計耳姑識

子㮣

送曹仲堅主閩縣簿序

仲堅自建安郡博士調閩縣墨曹將之官予酌酒與別相與言曰政教一事也以教為政上不怒而下不殘不知道者返此決裂疲曳不能相勝而上下之情睽猶以加損於鞭朴為仁求詳於情偽為智嗟夫循吏之風不其遠而則陽名家軌轍殫見洽聞欲求吏治之宜求之家譜足矣然仲堅以文學掾而選為邑官是責之以教

為政甚審行矣勉之仲堅曰唯唯然吾之身一而已職又最下且繁彼居吾上者若是衆也又若是尊也吾懼吾志之不得遂也子曰不然今下之事上也謹而若不敢惰勞而若不敢怨仰瞻俯聽逡立側趨惟戒令期會之是從猶懼或失之若此者滔滔也然語之政體而不能知問之便宜而不能對者亦滔滔也是故上之人或以奴隸畜之狗馬使之而猶且伸於衆人之上以遂其志今仲堅昂然雞羣一舉足之間固有驚顧而改視者

初不必為前之滔滔又豈不先於後之滔滔者而遂其志乎仲堅笑而不言其不言也謙而不敢居耶抑未能信吾言也因書於方以為異日一笑之具

送王謙道遠遊序

王謙道弱冠遊四方行不輟足今老矣而志不衰一日告予曰曩者足目所及海之北江淮之南而止耳幸甚遭時盛明車書萬里而身猶局局然守一隅殆將抱恨没齒明年將問津度淮由徐兗歷青齊放覽趙魏之郊

翹首神京一觀上國之光天不尼我又將出居庸望遼東西緣古塞涉安西北庭東入陽關下隴坂訪秦漢之故迹或首商於或徑斜谷首商於則沿漢沔徑斜谷則下荆門歸而把酒骨肉族談亦足以樂此我之志也而行無可聚之糧居無可託之友其將如何我志殆已矣乎不可也其將奈何予曰以君才器充朗且挾奇能又將之以無心不忌故所至若歸者四十年有餘矣夫在物者雖無窮而終定也在君者無虧而益進也以益進

而待終定則無窮者乃在我而何志之不可遂哉且所欲遂者覩覽之志耳非有世好之競而斷斷之争也其相宅既工其詩文又組織華妙言論土苴亦足以悦可衆耳不棘其喉殆見所至必有傾蓋留連執袂繾綣使不得以乍來而徑過其未得亟遂所志者或以此耳他何庸慮雖然人固未知謙道之志也君其升車吾當推轂

送王敬甫都事歸省詩序

覲春暉而興吟望孤雲而延想人子之於其親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曷嘗一日而忘之哉王君敬甫杞人也而仕於燕身雖燕而夢無夕不杞也盖其父母家居年皆七十鶴髮相對諒其心之於子亦猶子之念父母也然敬甫方以材敏博通上下之所倚愛雖欲一日置身於親側而無由然人之父母之愛其子也將使之晨昏膝下雍雍怡怡為鄉曲之人乎抑將使之行其志昌其身以安其親與其家以及天下後世乎為人父母者其

必知所擇矣然則敬甫身雖燕而實杞也庸何傷大德十年清明謁告歸杞且省其親春日遲遲花柳迎路樂矣哉敬甫之心歟上堂起居内外交賀樂矣哉敬甫二親之心歟世無善畫孰能寫其形容學士承旨静軒先生率同僚賦詩以餞之而俾廣平程某序之

解安卿父八十賀章後序

有養而貧弗得弗仕古之人恒言之今之人亦恒言之故令甲曰八十者一子若孫侍所以通人情隆天經也

然嘗遡沿而觀之身貴而親存十一存而安榮十一而父在者堇堇也於是彭淯之學旁聒曰尚弗信吾道耶噫試數之誠然矣今渤海解君安卿都膴仕而親年若鈞璜之叟是可賀已持吾中菴翁之序以歸升堂再拜乃稱彼兕觥出諸袖中而讀之又奚必春容要渺之金石也耶既而為吾前曰有廣平程某之說若此其然歟倘以為然當叶之宮商歲歲為老先生壽

送楊彥寬謝事東歸序

黎丘楊彥寛健吏也父任入官以廵檢獲盜遷尉平原又獲賊四十餘伍凡百五十餘人遷禹城主簿政聲流聞辟大都警廵判官公廉自立不茍不回有執偽券奴良民者有司信之閲六七年不決彥寛至而辨其偽言於政事堂遂得釋上下翕然譽之薦為威州判官會有旨建行御史臺於雲南選為御史益展其能得隱盜金穀以萬計匿户五百有竒梁王旌以錦衣遷江南行臺其將指閩中彥寛來谳因相從甚樂既别常思之繼聞

以廉訪僉事行蜀部表表愈偉深稱厥官安西王復有金衣之錫今年會於京師則曰吾老矣得謝東歸矣葢彥寛讀書通古今天姿明介方雅可以仕則仕非茍祿以自營可以止則止亦非為名高以自異進退綽乎有餘裕彥寛有焉公卿大夫之子孫孰不仕祿有能若彥寛之能其官者乎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若彥寛者誠可謂搢紳之羽儀學仕者之矩矱也已矣彥寛生平周行四方馬足所至幾百千萬里嘗紀所

歷山川風土為書表於所居之堂而榜曰心遠今者冥鴻高舉於是心與身俱遠矣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烏得無言以抒吾思乎别酒既酣因述所知彦寛者如此至其所以持身抗志與世周旋者余也又何足以知之驪駒在門毋庸歸之聲猶寂寂也誰能永歌倡予和汝

送蕭從周序

進身非士之急務也然幼學壯行之道浸以無實韋布憂飢寒膏粱顧家世自有不得不急者矣於不得不急

之中而乃有不屑屑焉者若則平氏之子是已則平廬陵蕭氏之望也早以英妙卓越見知諸達尊東平徐公子方知之尤者也故則平出為時用垂二十年不幸無禄英妙卓越又集於其子大德十年冬識於京師守之以粹温表之以端謹余知則平氏有不亡者存凡識則平者咸曰幸哉有子如此是誠可幸也已未幾别余而南問之則曰觀禮樂必之魯觀天下必升岱宗觀止矣僕之事畢矣仕乎曰俟有知已此非僕所得急也余為

之喟然曰子方與余僚好甚深子方所知者予皆知之以子方知則平而則平名聞於時今子非不知子而子猶棲遲於逆旅子雖不屑屑焉余獨不愧子方乎雖然余聞匠石之入山林也自祖杙以至於拱把未始留視焉何則俟之也今子歸其亦勉之乎人且有俟子者矣

謝伯琰親年八十詩引

中書謝掾伯琰介特士也余嘗識之聞其敏而勤貧而有守其曹甚劇行不暇正履坐不得安席轇轕終日而

治之沛然獨以親年八十不獲就養為念每思貽親歡而無繇余心嘉之古之述孝子之事者曰思貽父母令名必果以今所聞伯琰其貽令名者歟豈惟父母雖州閭鄉黨莫不與焉然則欲貽親歡孰有加於此者且中書天下之則也人秉是心從事其間顧不式哉余既嘉所聞又覩此卷因欲堅其志以安其悦親之心且為凡仕者勉用書其端

送毛淵巨源知沔陽府序

方城以南雲夢之藪也川澤阻奥地曠而人稀更散迭聚往往非有恒心之民智力稍異已足稱雄其間而漢南之俗非復百年之舊矣彼之杞梓之材羽毛齒革之用凡地之所有國之所資者若未始不逮於古實則莫之能偕也況所謂楚材晉用者乎家本郢也高曾之墳墓在焉故不能不致意於彼葢嘗感歎而思曰毋乃山川之改而風氣之異耶抑化之未宣作之不興生而無以成之也邂逅彼之良守令其試以是問而告之今年

秋自帝所還燕故人毛君相勞苦則知既受左符為竟陵行有日矣殊為君喜君又嘗官漢南彼之民情吏治甚習今往而設張蓋必有甚愜者余又為彼之父老喜也況方地千里有民有社非若向之有所從而弗得專又況君之敦惠開敏老於從政然則彼之良守非君其誰余於是為之累喜且自喜將得所問焉然君之去彼土也二十年有餘矣山川風氣之不改與否余雖欲問之君而君必未之或知也然則君其行乎化之宣否他

日余將問之來自竟陵者

送喬達之守東平序

剖尺寸之符分方千里之地多者屬城數十少或半之朱幡皂蓋四馬加騑雙旌前引千騎所至長吏鞠躬將迎於數百步外老幼扶携夾道相與攀肩翹首如望神明皆以一見顔貌為慰當是時軒車高大使君匡坐其中張鬚直視意氣拂雲賞則賞刑則刑未知古六國諸侯與我何先也則二千石亦貴重矣然自非久直承明

及朝廷高選與郡國殊最當遷不得為也至未半歲或
璽書勞問奏課高者至入為三公故為之者大抵高材
美器足以承流宣化父母斯民西京以降益分益削至
於近代名雖郡古一小縣耳官曰守一令長耳授受之
間皆有易心而上下交病矣今則不然名城大邦通名
曰路所統城邑毋慮數十牧守之任恒擬朝廷達官蓋
與古制合吾故人喬君達之由翰林學士出守東平達
之文采風流高材美器亦不在古良二千石下而東平

詩書郡多秀民其文者師友之野者父母之又從而勞來安集之方今治體惟古之循吾見達之入而在槐棘之間不難矣不得不為達之喜且為東平得良二千石賀也或曰達之在朝廷久視官如家游公卿閒如親戚典章文物閑習優甚所向胎然而合耳郡國專民社之責一語一默政之臧否民之休戚繫焉而郡又有所攝率不得直遂達之高明英邁固無所擇而或非所樂也曰不然大丈夫之仕也豈為已哉達之必不其然王成

增户而得賜爵次公為相名減於治郡時吾知達之不為前之增亦不為後之減也麾節在門僕夫整駕諸君得無言以贈之乎

宗鏡録詳節序

葢聞學以離言説為宗心以了空相為鏡然尋宗詣學捨言無示學之方而即鏡觀心執相乃非心之體是以五千四十八卷敷演未周十方三世諸尊究竟何在喻如分江浸月一已為多縛缶度軍萬猶云少良由根塵

有利鈍悟解有淺深翠竹黄花元非議擬赤髭白足亦假因縁是故靖菴剪裁古記披襯須提正紐代木先削旁枝信手拈來皆是隨身之鼓笛迴頭蹉過別無逕路之津梁莫憑逐客書空且對癡兒説夢偉哉龍象幸甚人天續彼篇章述余讚歎云爾至大二年重九日翰林學士正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商議中書省事程某撰并書

雪樓集卷十四